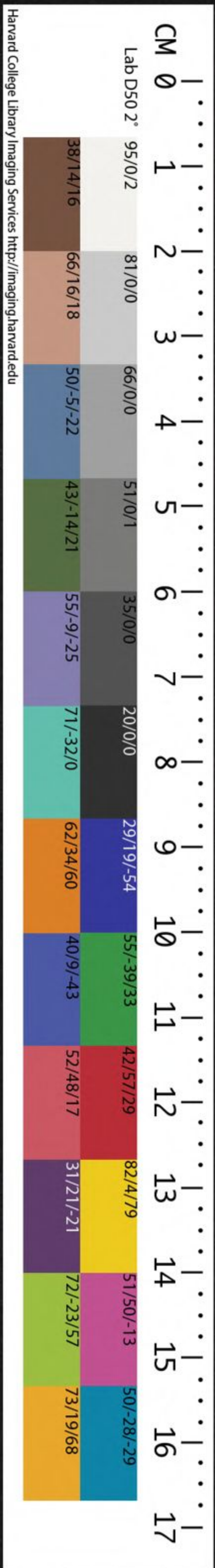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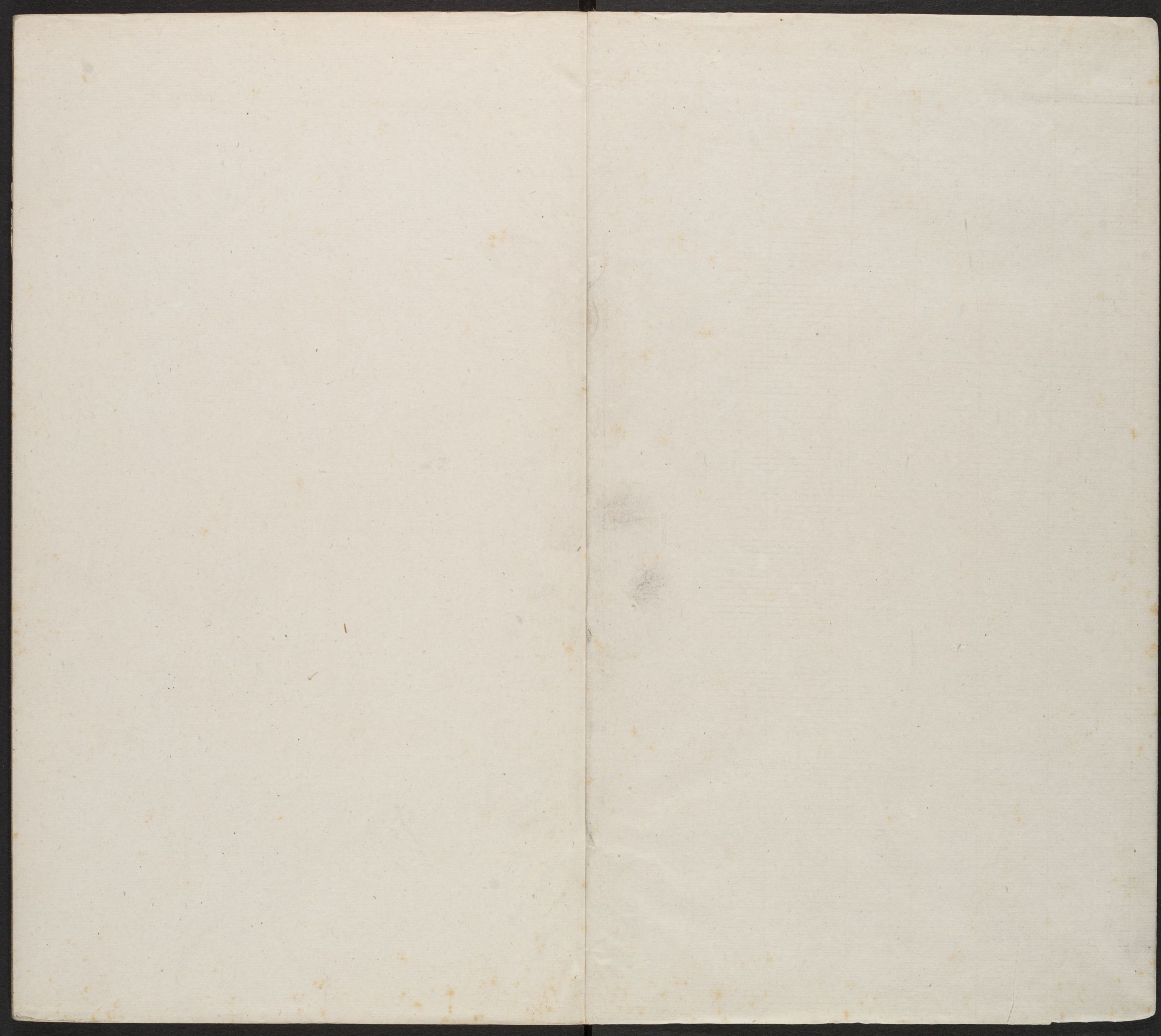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5 1940

T2735 /3161





此書乃長沙縣典章志也其間各條皆

有之其書甚多其間亦有未詳者其間亦有未詳者

其間亦有未詳者其間亦有未詳者其間亦有未詳者

司錄

所傳版錄

兩朝通紀從

信錄

錄稱從信書名已兆於唐封紀著勸懲動筆輒擧乎時忌快
聖作之甚奇故茲編之飛走今者更錄 兩朝備諸事實削謹
忌而徵是非叙典章而述功罪閱者鑒諸 八來堂識



兩朝從信錄序

臣懿典昔從史官後事

神宗皇帝時閣臣南充陳

文憲請脩

國史臣實分其任會中

兩朝通紀從

信錄

錄稱從信書名已見於唐封紀著錄德勳等撰撰于時忠快
聖作之甚奇故茲編之飛走今者更錄
忘而微是非叙典章而述功罪聞者鑒諸
八來室識



兩朝從信錄序

臣懿典昔從史官後事



神宗皇帝時閣臣南克陳

文憲請修

國史臣實分其任會中

格不果

累朝業未竟泊

神廟登遐傳

光宗皇帝三旬遺澤薄海

悲號歷

熹宗皇帝七載賓天餘黎

戀慕凡頌述盛美者諒

已家擁貞珉人操椽筆

而金匱石室之藏旣不

輕下傳人間叢談襍家

之紀又尠可上參筆削
求其編年無漏叙事有
章燦然成一家言者迄
未易得此其故何居也
澤所聞朝家故實一憑
邸抄而省直流傳詳畧
已異其它遺散益復無
紀苟網羅或闕即薈萃
不光其難一也取材欲
博而義例欲簡多棄則

國朝行在金陵
三
榷柁亦斷溝中賅存則
瓦礫何當席上三長所
重識莫先焉其難二也
朝廷是非得失之林甲
可乙否朝佞暮賢自匪
持平折衷何繇類若畫
一其難三也而以語于

兩朝則更有難焉者隱桓
則彰定哀則微自孔氏
著書不無避忌而今之

兩朝從信錄四十卷。介門
舉要博采獨斷。爲
元乃能殫見洽。聳芟繁
良未易有成。書沈生國
達無婉轉乎。此數年內
筆而健于舌。其能皆直
載列多屬生存。即勇于

兩朝從信錄四十卷。介門

人吳生天泰以序請臣

自惟壯不如人。討論之
志已付往事。復安能爲

是編重也一再辭則沈
生固以請沈生先有

皇明從信錄自洪永至萬
曆稿創于辛酉歲刻竣
于丁卯春已不踰走四

方時璫燄方張忌者幾
借以行贄是秋生試浙
闈感有異夢逾月而聞
今上自信邸入登大寶錄
聖志復爲是書因自言

其叙述洋纜惟蘄徵信
褒譏參伍不介臆私即
或因方爲珪。遇圓成璧。
猶之垂堂飄瓦。不來褊
心之怒。虛船觸舷。適同
無意之激。其果若是則
雖序之庸。何傷昔陳東
莞著通紀。旣懸書累代
我郡支司理著

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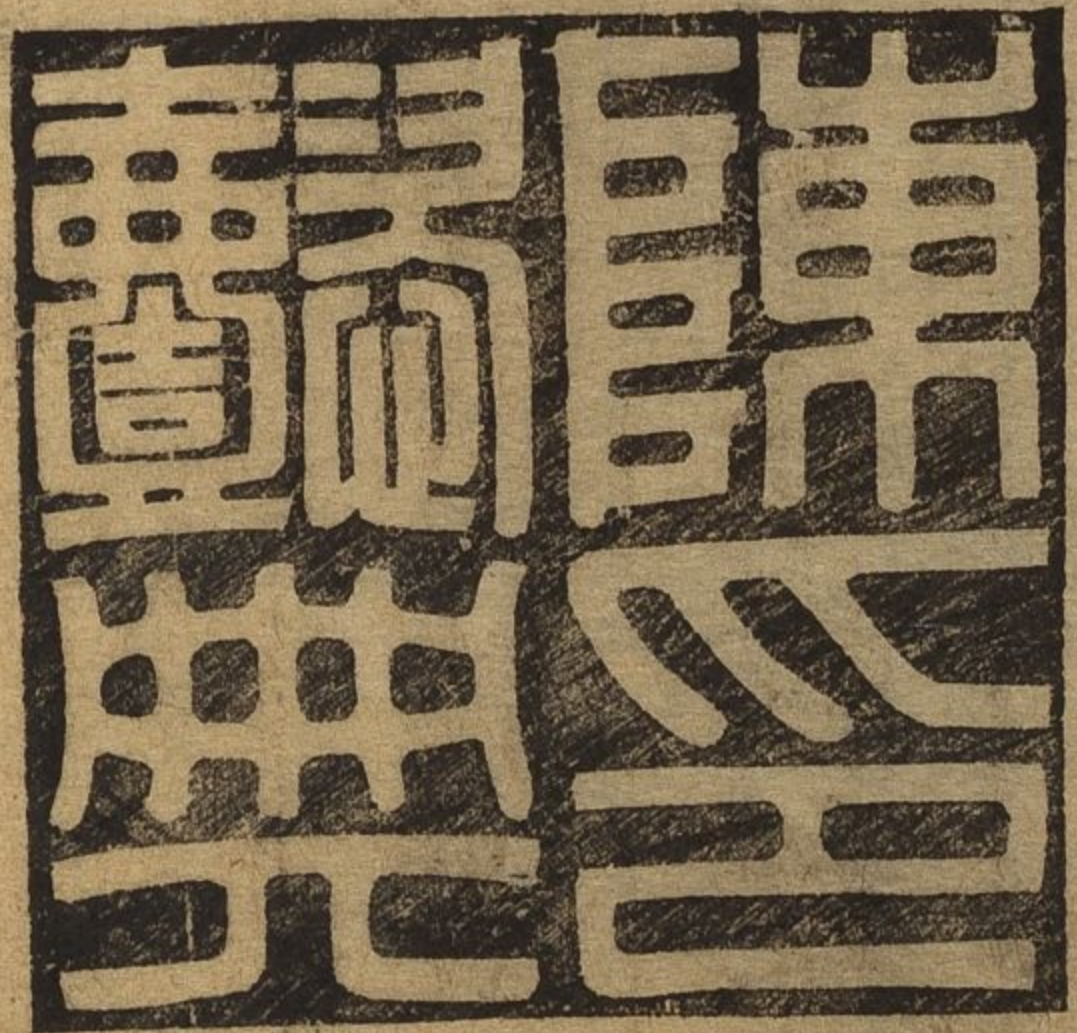
昭兩陵史亦貴紙一時彼
皆服官涉練退食餘閒
詮次成編猶易爲力生
雋才未售屈首治博士
家言則其專勿如家固
富于牙籤尚未獲弁觀
中秘盡讀左右史之紀
則其藉勿如而筆冢研
穴旋已脫稿且上下僅
七載而簡帙過于前編

內朝不金月
經營止二暮而淹悉有
如舊業倘意在詳今斯
無妨軼古抑心存體國
不必若練都耶是編也
行無論弁陳東莞支武

水方軌越駕即以備它
日

國史可也觀者其毋以
裨官而憇置且勿以典
冊而求多云

兩朝從信錄述意
詹事府少詹事翰林院
學士陳懿典謹序



兩朝從信錄述意

首以年月爲提綱。而以事實條貫其中。俾覽者一往了然。絕無分雜難稽之厭。一尊旨。凡事有彼此互執而不得歸一。一經

睿斷。則可否劃然。故錄中悉稱

諭誥勅制以重

絲綸。次則因述。凡心品邪正。言行得失。任議虛實。或就當身而罪露。或折衆論而反觀。悉本

邸奏。非同勦說。次則全錄。凡在公奏議。有事關重大。必積慮于中。而後披

覽于言。如可法可傳。何敢字增句減。

次則節摘。凡言可以覩指而竟其歸。

事可以挈要而遺其散者。編中稍加

刪訂。次則彙纂。凡軍國大事。如會議

公奏。或各一議一疏。悉載則冗。遺漏

則缺。故取其詳確不移之議。聚之一

章。以便查考。次則存信。如奏捷獻俘
之類。要必的確。于何日攻城克堡。于
何處擒斬真夷。庶有分別。不然。浪誇
戰勝。溷上首功。如海上之游踪。邊徼
之弊習。何足盡聽也。次則是非。凡是
非之昭然。一定而不可易者。無須置

辨。其或似是而實非。百非而一是。不
憚剖陳。以彰公道。次則達觀。世局如
棋。原無定着。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
者千慮。必有一得。我既未能掩其瑕
瑜。人自徵其好惡。東隅桑榆。言始吝
終。在事者可默照。評論者可參觀。要

述意
必不能驅蓋世以徇意。逐一節以求全也。故時違而結獨知之契。俗賞而抱衾影之慚。愜輿望者標風軌。犯衆怒者凜鑒戒。筆墨無私。隨人本等。甚勿以疵美而岐嶼喜見。即此錄不言。要必有能傳之于後世者。幸毋惑。次

則平論。如熊王之獄。重在

封疆。言者雖紛。要必以司寇之讞爲鐵案。挺擊一事。有

神宗皇帝處分。情法兩全。進藥之人。稟擬失當。葛藤不了。

宮未移。自應謹慎。旣移。適安其常。而

一時懷千秋萬世之慮者。急于持法。抱全倫彌釁之思者。由于調停。以致心心有主。喙喙爭鳴。橫生功罪之疑。忽角玄黃之戰。人情不勝反覆。世道頓成嶮巇。試究竟靜思熟審。自有一至公至平。千停百當道理所在。當惘

然嘆穴鬪之非。室戈之慘。頃刻之間。和風唱而慶雲見矣。奈何其不然也。子丑之際。令人有餘悲焉。次則缺疑。每閱邸報中。有妙絕奏章。一經抄報人錄寫。千差百訛。讀不能竟。亦竟置之。良可恤也。次則採輯。凡裨官小乘。

野史塗歌。有則必訪。真則必錄。次則就正。卹報差落。不能一一憶度。或是名公鉅筆。可以信手而更。或是后賢遇目。可以簡遺而改。無分遠近。祈郵致明教。以便訂補。

秀水沈國元謹述



劉羽儀

陳際泰

張明弼

吳天泰

吳佩

周銓

周鐘

丘子旦

常彝

錢應金

孫耀祖

程于古

郭起鳳

劉斯陞

黃維藩

荆良

周立勳

朱隗

余小星

甘禹符

王以繩

周莊

吳思穆

柴獻可

項世平

呂三錫

周延濂

沈耀辰

程定國

沈超

王節

王一經

尹任

夏金式

夏璋

尹衡

楊廷樞

李楷

沈榮

尤淪

王徽

朱羽

顧夢麟

楊葵

劉芳

朱廣

岳鉉

嚴名世

于土前

支如增

陸圻

沈舊

沈中台

閔吉士

梅鴻中

沈竣卿

唐元弼

唐元望

沈昭遠

沈期昌

夏之鼎

沈泰來

沈立基

沈嗣駿

沈果邁

沈蘅

溫以介

溫儼

姚延啓

唐鐘暉

沈錡

沈鏗

包鴻達

沈瀚

俞允懷

夏之璜

兩朝從信錄卷次目錄

一卷 庚申

萬曆四十八年 泰昌元年

八月 丙午

二卷

九月 丁未

三卷

十月 戊申

十一月 巳酉

四卷

十二月 庚戌

五卷 辛酉 天啓元年

正月 辛亥

二月 壬子

六卷

閏二月 癸丑

三月 甲寅

四月 乙卯

五月 丙辰

七卷

六月 丁巳

七月 戊午

八卷

八月 己未

九月 庚申

九卷

十月 辛酉

十一月 壬戌

十卷

十二月 癸亥

十一卷 壬戌 天啓二年

正月 甲子

十二卷

二月 乙丑

三月 丙寅

十三卷

四月 丁卯

五月 戊辰

十四卷

六月 巳巳

七月 庚午

十五卷

八月 辛未

九月 壬申

十六卷

十月 癸酉

十一月 甲戌

十二月 乙亥

十七卷

正月 丙子

二月 丁丑

癸亥

天啓三年

三月 戊寅

十八卷

四月 巳卯

五月 庚辰

六月 辛巳

十九卷

七月 壬午

八月 癸未

九月 甲申

二十卷

十月 乙酉

閏十月 丙戌

十一月 丁亥

十二月 戊子

二十一卷 甲子 天啓四年

正月 巳丑

二月 庚寅

三月 辛卯

二十二卷

四月 壬辰

五月 癸巳

六月 甲午

二十三卷

七月 乙未

八月 丙申

九月 丁酉

十月 戊戌

二十四卷

十一月 己亥

十二月 庚子

二十五卷

乙丑

天啓五年

正月 辛丑

二月 壬寅

三月 癸卯

二十六卷

四月 甲辰

五月 乙巳

六月 丙午

二十七卷

七月 丁未

八月 戊申

九月 巳酉

二十八卷

十月 庚戌

十一月 辛亥

十二月 壬子

二十九卷 丙寅 天啓六年

正月 癸丑

二月 甲寅

三月 乙卯

三十卷

四月 丙辰

五月 丁巳

六月 戊午

閏六月 巳未

三十一卷

七月 庚申

八月 辛酉

九月 壬戌

三十二卷

十月 癸亥

十一月 甲子

十二月 乙丑

三十三卷 丁卯 天啓七年

正月 丙寅

二月 丁卯

三月 戊辰

三十四卷

四月 巳巳

五月 庚午

六月 辛未

三十五卷

七月 壬申

八月 癸酉

目次

目次

兩朝從信錄卷之一

秀水

沈國元述



庚申八月丙午朔

後改為泰昌元年
八月起十二月止

帝登極

詔告天下曰維我

皇明運祚隆昌基圖鞏固煌煌大曆

聖聖相承我

皇考大行皇帝奉

天臨民四十八載乾綱在握解澤旁流淵穆端居而慮周
海內化成久道而誠切日中方垂恭已之衣忽陟

萬曆

上賓之馭

顧命神器。昇於眇躬。仰遵

彌留憑几之言。俯循臣庶累歲之請。

宗社大計。弗獲固辭。茲于八月初一日。祇告

天地

宗廟。社稷。即皇帝位。永維

皇考啓佑之深慈。嗣服覲揚之匪易。有懷兢惕。若涉淵冰。

尚賴文武親賢。一心一德。惟是邦家彛憲。是訓是行。屬茲

蒞祚之初。宜渙維新之號。其以明年為泰昌元年。大赦天

下。與民更始。

西酋來貢

時西酋卜石鬼雖擁王號。而力不足以制素囊。唯挾表
印為爭講家私之計。先是四十六年來邊。因素囊不至
送爾空歸。竟未貢市。今卜酋已到邊。而素囊與其母忠
順夫人尚無起行之期。彼急此緩。欲速欲遲。將素之狡
詐多端。恐卜之羈旅不耐。或忿激搗巢。或鬪爭鬪允。款
局不能保無不變。而我內地之防範。不可不倍為嚴謹。
貢市之遲速。不必論也。

二日丁未。應天督學御史周師旦上言。異途尚可權宐。正

途必難假借。請罷餉例開納。生負歲貢二款。以安士心。以

培士氣。極論士風至今日。方兢于賄。不以教化堤防之不

止。今教化之地。即先繇賄進。切恐孔方操權。到處攘攘。人

才。不成人才。國體不成國體。其所決裂者甚大也。士論躋

輔臣請復王昺駙馬都尉

萬曆四十二年昺疏救御史劉光復辭頗切直神廟以出位讀奏革職為民至是已六載矣復已蒙解網之仁乃昺猶未沐賜環之儀故宰臣方從哲特為陳請并及當日註誤監生人等得俞旨

三日戊申南直巡按田生金奏停織造以濟

國用以甦民困

起升汪應蛟工部尚書董從儒右侍郎

四日巳酉起廢官吏部奏曰臣等伏讀

詔書內一款一建言廢棄并曠稅註誤諸臣已奉

遺詔酌量起用其有事關國本抗言得罪降斥謫戍永

冠廢

錮沒身者吏部作速查開職名分別奏請召用卹錄欽此
廢籍諸臣放棄數十年自分已斷于溝中無復雲霄之望
矣

明綸一頒崑宄生色亦諸臣殊遭清朝之盛事也臣部

仰奉

詳慎

明詔盡用此諸賢于一朝豈非至願而敢有後焉但諸臣
窮岩沈晦姓名嘗不着聞黃髮老成存否亦難具悉倘其
既朽之骨復黜啓事大典為之不光或以未當之舉啓溷
宸衷德意因而中格則臣之所大愚也再三躊躇仰遵

明旨除事關

有分別

意法良美

國本抗言得罪者，查開職名，不論存沒，另本奏聞外，而建
言註誤，臣灼知的確者，先行起補，其餘次序採訪，不出一
兩月，而咨評當無不盡，進用亦不相遠，况施為有序，負闕
漸通，銓法自不得不爾也。惟祈
聖明疏上即下，用如流水，人如積薪，則浩蕩之
恩于焉
可廣，而師濟之美于焉立見矣。
防遼

俱一時人

起升鄒元標大理寺卿，劉光復光祿寺丞，周曰岸太僕寺
少卿，朱一桂太僕寺少卿，朱國祚南京禮部尚書，馮從吾
尚寶司卿，李宗延光祿寺少卿。

五日庚戌，科臣惠世揚以朝政一新，人情共暢，言君子小
人之進退，關係國家治亂，然而小人不退，君子不進，故引
蠱賊不去，嘉禾不生，為喻時論，偉之。

六日辛亥，周朝瑞言：慎初三要，信任仁賢，推廣行仁，斥遠
嬖佞。

雖被斤在
金花而實
不在此

上諭內閣：朕覽文書，見吏科給事中周朝瑞條議仰獻慎
初三要，內停止金花銀兩，朕即位之初，言路方開，礦稅已
輟，如何擅行竄擾，此項銀兩原係舊制，進內以備萬壽等
節，并典禮等項，及各官賞賜，武職官軍俸糧，用之難減，周
朝瑞這廝要譽妄言，本當拿問，朕哀思

聚下

皇考妣梓宮在殯姑從輕降一級調外任用卿可傳示該部這銀兩還遵照舊規行特諭卿知

御史張潑論相臣宜內外兼用疏曰頃聞

皇上于哀次中面許枚卜是

皇上于政本之單匱亦既留心第未知閣臣方從哲奉行如何臣感恩錄用願效葵誠敢以卜之之說進蓋大聖立賢無方

祖制三途並用意自深遠國初爰立閣臣間從徵辟乃今承訛襲外衣鉢第傳于詞林接引多出于知已此不知開端何日作俑何人沿習舊規牢不可破此必閣臣事君

以欺謬謂舊例如此

本朝相業彪炳如楊一清楊士奇張孚敬等而當時起家何不專在詞林不特此也黃文簡以中書舍人入金文敏以給事中入黃毅愍薛文靖以御史入李文達方文襄以主事入又何嘗單用詞臣之爲拘拘也臣雖不敢謂詞臣概不可用亦不敢謂詞臣必可用遠不具論即如

先帝靜攝三十餘年一切軍國重務悉委之閣票然而閣臣與中官相爲表裏一切破格溫綸固有閣臣所不能得之上者中官曲爲擬之是中官固陰操人主之權明制閣臣之命又安敢與之爭夫閣臣而至不敢與中官爭天下

事尚可言哉在

先帝方自聰明總覽左右不敢道一字然而伺喜伺怒乘間進言閣臣心膽俱裂端在于此今

聖天子即位權稅罷織造燒造並停用人于朝勞軍于邊二百萬之金錢不難立發之內帑種種嘉政日無虛報此時中官亦無所容其技倆此非閣臣洗心惕慮之時乎第恐沿習既久遽難更易聞司監之款洽閣臣不過供間體面而閣臣之謙卑遜順更為過之蓋繇閣臣起家翰林一路淡薄直至進步黃扉始為羶路功名一日到手便自有慾無剛轉身便成軟熟遇事安能把持故長安嘲言詞林

人各有品
請勿怒

為妻子累
者不少

入閣謂之喫蔗頭夫蔗甘蔗也甜味也入閣而既嗜其甘又思其苦故富貴功名愈咀嚼愈有味偶有意氣妻子奪之所以含垢忍耻寧死不去但憑乞露于中官及不顧咲罵于人世人之好修誰不如我表表藝院實聞有人臣非

敢謂繇詞林入閣者盡出于此但據目見沈一貫朱賡奸貪鄙瑣漫無樹立謬意在習于清高遠于風塵盤錯未經紛華易溺一旦遺大投艱不覺手忙脚亂若外臣清議既重糾察亦嚴磨礱之尤頗多諳練等到大位臨頭時亦倦游思返陳力就列不能則止故園之徑儘可歸息何必閣臣之兢之業之始愉快而日仰中官之鼻息為此一閣臣

也。在外官處之為官成。在詞臣處之為始進。夫官成易捨。始進難割。公私自應易見。不捨官便不能做官。故今日之校卜。惟卜其能捨者而用之。斯過半矣。從哲獨相七年。人言頗多。臣方以校卜事厚致望焉。姑不細舉。以阻善念。俱乞。

公論偏下
浸交涉處
見

陛下面諭同事諸臣。今日之事。決不可仍襲舊套。止用詞臣。務于中外。數歷中。求才識老成。德望隆重者。與詞臣並推。疏中先注外臣應用者某某。後注詞臣應用者某某。兼收其舉。力請並用。苟其才德可以救時。則名位可以不拘。熊廷弼以御史而用經畧。入遼數月。半壁保全。此亦近日

不拘資俸之一明驗也。蓋閣臣名位既不相下。則首次不可太分。一切軍國大務。唯唯伴食。自處後輩。蓋一人之聰明有限。眾人之識見無窮。萬一首相而有偏主于其間。如沈一貫等。即一日而用十人。亦于人等耳。何益哉。

先帝以靜攝而安于廢弛。閣臣以將順而不能救正。是奴酋之叛逆。

先帝釀之。

先帝之廢弛。實閣臣悞之也。蓋校卜之事。舉行雖在吏部。而主張獨在閣臣。若閣臣肝腸既易。則部中之推選自速。不然則外舉之而中格之無用也。

聖主勵精圖治言聽諫從從哲開誠布公在此一時彌罪
救過亦在此一舉若追隨積習曲徇體面

聖明在上人言再及恐從哲亦自追悔不及也然則卜之
之術如何必有孫丕揚之執持而去其悞有張居正之作
用而去其驕或二人而衆妙俱備或幾人而才德相資務
令集思廣益之餘得收俊偉光明之業美政方新難待汲
水于西江謀之于國豈無清而有幹者雅負救時之名羽
儀既著難聽夕臥于東山求之于野豈無直而有聲者幾
係蒼生之望博而訪之獨而斷之是又在部臣苦心不然
此日推敲不精臨于幹局無濟又令詞臣貽笑謂外臣相

業亦不過爾爾則亦何取于兼用爲哉臣言若激臣心欲
嘔臣草疏畢忽接邸報見閣臣方從哲一疏乞亟補閣員
奉

聖旨朕覽卿奏具見忠悃方今邊方多事正賴卿運籌帷
幄主持匡勦所請閣員准將先點閣臣二員允用還着吏
部再推見任在籍素有才望的七八員來簡用該部知道
欽此夫先點原無內外之名再推又無兼用之旨然臣之
忠不敢以旣奉

明綸遂寢不以告故乘間而畢其欸欸之愚如此伏惟
聖明垂察另

二頁即史
繼階沈淮

勅該部內外並舉施行

吏部奏請冊立

東宮

上曰立東宮謹遵

遺詔于釋服後舉行禮部其擇日具儀注

七日壬子定朝儀

十二日朝過仍照舊三六九日視朝

造曆

議以明歲改泰昌元年大統曆日

八日癸丑御史申廷謨為枚卜推舉疏曰臣謬明言路蒙

皇上巽風解雨之澤彈冠結綬之初此真千載遭際頃

皇上御極以來新政畢舉而元氣通用人行政皆下令流

水之源善言善行有機決江河之勢此又一時唐虞但目

今最喫緊重大者無踰卜相論云天子之職在于論相又

云相道得而天下理則今日正

皇上首論相臣之日而亦相臣奮發可為之時也臣稽往

牒見國運之否泰全繇相業之污隆故畫一規隨蕭曹以

之基漢謀斷相資協心輔政房杜姚宋以之造唐司馬光

韓范富歐諸君子相繼登進而弼成慶曆平明之治殆至

操莽進而炎運歇張九齡不與李林甫共容而唐室亂王

呂張蔡之流。淡根固蒂。更迭起伏于宋。而宋祚衰繇。此觀之相臣之關於人國何如。而可以草草議登庸也。頃奉明旨。速推枚卜。又思及見任在籍。素有才望者。以煌煌天語。固夢卜之遐思。而無方之妙用也。諒當事諸臣。固不至恣胸臆以負。

明綸。抑才賢以辱大典。然臣之過慮。與其成事而爭之後。孰若先事而慎之于前。臣竊妄意以爲今日之景象。雖朝政改觀。而邊庭之匪茹正熾。雖茅茹繼登。而草莽之麟鳳尚多。則今日之議枚卜。必其望足以服衆。才足以濟時。學術足以匡時。而致主。籌畫足以集思。而獨斷者。中朝相

司馬而夷人爲之戒。嚴韓范富甲兵。而西賊爲之破膽。今果有通國之輿論。質之卿大夫。而無間衆正之公評。達之四海九州。而無異議。是亦服衆之類也。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時。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故事變之偶。庸衆駭爲非常。大任之投。豪傑當之裕如。今果有胸中見定。彌天地而不惑。眼底看真。搖泰山而目不瞬。是以衆人因著以知彰。智者見形而察隱。故李沆之進水旱。預防侈心。寇準之拔眼釘。終嗟噬臍。撤桑未雨。杜侮辱于下民。曲突徒薪。防焦爛于未見。若夫我非堯舜。不陳王前。平生所學。止此四事。則致主之猷。可知。博聞強記。尚友千秋。周爰咨謀。俯探

當代則集思之量可知矣。如此才品識力而又斷斷休休容賢利國元化在手。一夕之精神實注必用。調燮引躬。四時之氣序贊襄無窮。甚至都兪吁咈不違道而違君。可否是非不信心而信理。凡此皆偉哉名臣事業。卓然大臣丰猷也。有一于此將見開誠布公以天下心用天下人。以天下人弼天下治。何太平之不可立致哉。此言詞林之內朝野博求也。若夫內外兼用尤不容已焉。

附錄並用

國朝相業爛然彪炳者。內固不乏。外亦間出。

國朝如楊士奇、李賢、張孚敬、楊一清等皆以郎署起家。一時表表此非。

祖宗之故典而已。事之明效乎。如昨歲廷臣建言亦曾會推一二外臣。但非老夫耄焉。寄移露于艸頭。則以玩贅飄然。挂虛名于簡末。此無論序不相及。漫勞點綴。抑亦時不能待。旋歎河清。使舉朝登進之苦心。等于畫餅。而

聖主無方之美意。託諸空言。且因以擲揄外廷之無人。此用之名而不用之實也。今番斷空在在搜羅。明明開列。係翰林者若而人。係外廷者若而人。共為啓奏。務求用則同用。黜則並黜。庶兵農錢穀各有歷練之人。強弱虛實。其呈已試之效。將王良在御。必無泛駕之憂。而鼎鼐平分。又何覆餗之患哉。繇此推之。起廢亦大闢周行。均沾雨露。勿執

起廢

偏見各秉虛心使上不虛賜環之恩而下無苦佩玦之
歎不更稱新恩之盛事而熙隆之美觀哉臣一得之愚
懇懇自效如此伏惟

聖明採納焉

九日甲寅表應泰巡撫遼東

起太常少卿程紹

十日乙卯

上不豫

御史鄭宗周奏救時切務一曰克仁義謂空復

租制財金花于太倉民庫備邊以寬民力一曰明賞罰謂

宜嚴治遼東敗將逃兵之罪疏入被降

大明會典內府金花原係國初折糧銀兩俱解南京
供武臣俸祿各邊緩急之用嘉靖二十二年題准解貯
太倉民庫備九邊急用不許別項那借有此則加派可
減也○楊鎬覆師李維翰削地李如楨如柏失機劉國
縉糜餉袁大有彭象軋紀律不嚴皆當逮問正法者也

十一日丙辰御史舒榮都獻治安策三字言所願于廷臣
者在虛公二字所願于

皇上者尤在嚴之一字蓋欲根究楊鎬李如柏鄭之范劉

國縉保舉之人于以破私交絕賄賂則能得忠誠貞幹之

才以濟遼事而其最要處則更係于擇相可謂名論

戶科李若珪陳五事曰保

聖躬定聖志勤視朝開經筵慎枚卜

臺臣張浚奏言路漸見清明諸臣當和衷以佐隆平之治
十二日丁巳

上御門

科臣韓繼思條議用人宜去議論以收真才

十三日戊午臺臣黃彥士謹陳要務疏曰臣聞

先皇踐祚之初勵精圖治者二十餘年及後臨御日久

漸積倦勤乃至升遐之日人心愛戴無易者則以

積累之德澤可懷也當日之威靈可憑也即深居靜攝

而聰明剛健之

聖質難蔽也然而恡惜官爵蝨積財賄寢緩批答天下事
其頹廢于積弛積玩者亦不少矣

皇上管在青宮毓德有年而龍光未耀所習見習聞者
皆

先皇倦勤之近事非勵精之會則今奉

遺命承丕圖數日以來用人才下章疏發內帑撤稅墻中
外歡騰軍民鼓舞誠足以副

先皇付託之重衍

九廟靈長之福即成康之美不過此矣臣躬逢盛際敢無
喜極而慮其後頌畢而繼以規乎用是列爲十條敬呈

清覽焉其一隆孝思臣執筆事

先皇太后喪臣嘗以服制疏請留中未報然聞

先皇俯賜聽納宮中不解衰服臣竊歎

先皇之孝古今之純孝也四十八年全盛之業傳之

皇上恩尤為難忘臣謹封前疏呈覽伏乞

皇上下禮臣條其所宜着為定禮權于易月之中不失三

年之愛不惟

皇上不敢忘

先皇即不敢不為求治道以安

先皇之靈而于一代之典禮亦有光矣至于

先皇崩逝貴妃尚有數人宜正其名位均其恩澤居處

稱號毋僭毋凌愛其所親孝子之心諒應若此耳其一曰

攝

聖躬聖躬邇者

登極之日諸臣見

皇上睿質清弱就不慮切心髓惟恐有傷切思保攝之道

無如

親御講讀而講讀之官惟談吐清白訓釋明豁欣然入耳

不逆于心者方稱妙選繇是屏遠婦寺時與周旋畧朝謁

之煩嚴就啓談之款洽舉古訓則可以養心訪時務則可

攝聖躬

以練事養心。則義理明而君志益清。練事則嗜慾奪而君身益固。君志清則鑒萬類而不淆。君身固則應萬機而不困。盛德大業。令名永壽。未有不基于此者。其一備輔導。語曰。時當無事。庸夫高枕而有餘。及其有事。賢哲馳驚而不足。邇易世之際。古稱艱鉅。而晏然無驚。亦值其時然也。而謂今天下非有事之時哉。臣考

先皇初年。輔臣多或五六人。或三四人。今獨相累年。可謂闕負之極矣。蓋緣先皇恇于用舍之過。或厭弃人才。扼抑殆于中斷。今之沉淪下僚者。皆當年卜相之地望也。

先皇在日。曾點閣臣二員

皇上俞允用者也。史繼偕被論新出。無復還之理。惟沈淮一人而已。餘速推七八員。臣以為宜不論資格。不拘內外。不限方隅。惟其學問足以成君德。識力足以擔世局。忠誠足以格主心。議論足以回睿聽者。兼才可以調甘苦之和。慎簡而信任。其于一德庶有濟乎。其一勤政事。臣聞古者人君日出而視朝。日中而聽政。日晏而寢處。夫既不勞形。敝精。亦不廢弛政務。誠御世之準繩也。

皇上旬日以來。纔與輔臣一面耳。其餘大僚。不過循陞謁故事。批荅雖速。延見尚稀。臣以為臨軒之日。宜時御殿。召

輔臣卿寺則訪以近日有何急務科道諸臣則訪以近日有何空言。四方差遣面引奏事亦訪以近日有何疾苦尋常職掌交相策勵重大機宜親賜裁決必惜寸而惜分毋作勤而作怠斯乃無叢脞之患矣。其一通言路臣與諸臣以言事

先皇指摘不避乘輿彈劾不憚權貴可謂昌言之朝矣故獲免多言之罪而不獲幾一言之用此臣下之利非君國之福似乎以通為塞者

皇上初臨羣臣以言事

皇上者孰不願効一得之愚特恐

皇上以規為填耳所願

皇上法言讜言立賜允用以究其利之所暨即危言竅言亦無惜批發以定其是之所歸使人各得言所欲言而言路以闢而通又使人擇言後言而言路以清而通也其一起廢棄廢棄諸臣

皇上業諭銓臣分別起用銓臣亦云容臣咨諏諸臣中有因

皇上青宮初起過計而跡于嚮激者有因

先皇曠使四出力爭而鄰于倨侮者有彈擊權要而招尤者有救護忠良並逐者有註誤可原而全瑜難掩者有形

跡可疑而清議自存者雖其才品不同皆足備

聖明之錄用其或有累經論列清議難容匿影潛形窺伺
朝典者此輩即使長有丘壑已爲厚幸豈可濫廁名流希
微新寵謂宜考其去國之情繇參以平心之公論毋以
影響而輕訾老成亦毋以暴補而反空善類總之以遺簪
故劔之愛收鴻逵龍見之英而已其一振吏治邇年已來
吏道襍而多端人情兢而鮮耻風自下流咎繇上作老遲
速者孰不厭遲而趨速求高下者孰不避下而就高遂使
苞苴竿牘公行于白晝大都之中賢者不能自免其勢然
也若使高下一逞其才能遷轉一叙以資俸顯秩若此遷

振吏治

謫亦然正途若此雜流亦然顧非銓宰獨爲提衡諸司其
相振刷而又以

皇上嚴旨申飭欲以挽風會之流莫繇矣至于武職一途
狼狽特甚人地莫問賄賂是聞將領何繇得人邊境安能
無事所當一體申飭者也其一謹閹寺

謹閹寺

太祖時閹寺但備洒掃之役今已極重難返矣惟是環侍
不離左右而嘖咲必不可假借也僕御各有紀綱而政事
必不可干預也御幸必施恩數而錢糧必不可破冒也蓋
此輩雖間有賢者而君側每易于爲私矐之則國或受其
敝而遠之則彼亦稟其安至于

聖旨口傳何所憑據。恐以舊借叢媚竈之奸。錢糧孝順。成何名色。祇以開乞恩。規利之實。在

先帝末年。幾至橫決。

新主當陽。正觀望意嚮。以爲行止之時。若萌芽不翦。將滋
嚴武備
夢難圖矣。其一嚴武備。

國家都會重地。惟恃一京營。京營兵十二萬。冊籍半虛。其
存者皆市井傭販。一旦有警。求其禦侮。必不得之數也。說
者謂營兵不敢汰。汰則激而成變。不敢練。練時亦激變。然
則不汰不練。遂可聽其無兵乎。一旦有警。又別求兵用之。
而徒留營兵爲坐耗太倉之具乎。皆不通之論也。夫京營

其總也。摠之則十二萬。散之各營。則千百之衆也。總之能
爲變。散之亦能爲變乎。其能爲變者。必其健悍者也。汰老
弱。必先收其健悍者。健悍者收。則樂而用命矣。老弱者能
爲變乎。營兵糧薄。練久則慣。坐其計是矣。然今之練法。終
日不輟。亦復何用。必使精好技畧。弓矢期于必中。刀擗期
于必利。行陣步武。期于合度。金鼓旗旆。期于應節。毋徒虛
衍故事。日日習之。歲以再舉。何憂于不熟乎。

先帝末年。習于惰窳。士氣難振。若

新天子赫然震奮。文武大吏各供其職。號令嚴明。賞罰必
信。而何令不行。何禁不止。不憂其不爲。而憂其不可爲。未

之有也。其一固邊防。未有數十年無事者。今亦極而微變之時矣。遼左特其先發者耳。故遼事決則各邊之謀寢。遼事不決則各邊之震動。必然之勢也。臣切料各邊之勢宜以備為正法。以款為權法。今

新天子振長策而馭宇宙。正華夷仰望之時。邇者犒賞之發已足以作士氣矣。更宜傳示虜酋。各安境保民。勿相侵犯。

先朝撫賞俱無虛減。以昭恩信。悉如

明詔。諸虜憚

新主之威靈。戀撫賞之厚利。必不敢動。而我出其全力。一

意于遼。遼之事則惟經略之是聽。而上下齊心。內外協力。以赴之。必兵馬鱗集于堡塞。糧餉輻輳于遠近。官屬足充。任使將領足備驅策。乃為濟耳。蓋使經略而不足任也。則亟宜易其人。使經畧而必足任也。則不可掣其肘。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至于經略之才。尤不可不亟搜。至夫死生之患人不可知。亦無可奈何者也。邇者經略以病告。中外惶惶。莫知領屬。倘此後病可尋愈。則臨敵非卸肩之時。自不得不以身許。

社稷倘此後病果難支。則總戎非臥理之地。豈可以身累封疆。經略之疏。自處甚明。廟堂所宜長慮也。臣聞漢文

令主賈誼效痛哭之危言。唐宗英后而魏徵列十漸之明
戒。蓋忠臣愛君。寧言于未然而不中。毋寧言于已然而難
挽也。况今日

宗廟社稷其責萃于

皇上之一身其機決于

皇上之一日故不揣愚昧僭陳私悃伏望

皇上採納施行

上諭內閣朕今早御門見得有班行後隨從執步洒金大
扇回至省愆居忽聽有散班官于會極門高聲喝道朕御
門後深思治理朝儀嚴肅豈容褻慢本當重治姑且不查

戒朝臣

究卿可傳示大小九卿科道各官以後凡遇臨朝務要十
分敬慎如有仍前肆行紊亂朝儀的許糾儀官指名參來
定行拿問重治不宥特諭卿知

十四日巳未御史史永安敬陳交濟之道疏曰臣受

命以來仰窺我

皇上至仁浩蕩地厚天高大政流通風行日渙發內帑撤
稅使下枚卜補大僚久視朝用科道俞冊立種種徽懿莫
可殫舉清寧宇宙立見于旬日間矣夫復何言第思堯舜
之朝未始無都兪吁咈而文武之世且需于旦夕弼承况
人臣生當不諱之朝自奮敢言之氣則曰直何所不可哉

此疏入即
蒙
聖
俞納可見
其鼓舞之
妙

故未相機宜。妄希披瀝。設爲未必有之事。過爲不必然之防。欲以成

聖明之善。反以疎堂陛之交。是進言者之過也。爲今之計。人臣所當自靖者有二焉。一曰嚴章奏之體。曩因否塞日久。諫啓龐襍。累牘無非鱗甲。聚訟幾成鼎沸。甚且鄙俚之談。叅之白簡。戲謔之語。達之紫宸。披靡至此。國體大乖矣。夫辭尚體要。自古重之。况章奏何辭也。可無體要乎。惟曰寧簡勿煩。寧顯勿隱。如指陳一事。達其事而止。枝蔓可以盡裁。如舉劾其人。無滋射復。無傷雅馴。明白正大。俾九重之上。萬機之暇。一覽無餘。不思而得。則聽者樂聽。言

官之設。欲因事而納言。非欲言而索事。如必按人而疏計。日而奏。則人未必與事合。事未必與日偶。相值泛而涉之。爲支強而聒之。爲踈言不繇衷。何以聳聽。今批答及時對揚。不易。惟是洗滌寸心。滋培正氣。不當言。則瓶可守。當言。則鱗可披。勿顧慮而失可言之會。勿激裂而阻納諫之門。寧就事而修達意之辭。勿恣意而飾不情之說。大抵言期于利。

宗社。不必矜名節。言期于明。國事。不必附清流。使朝廷得受言之利。而人臣無進言之名。則得矣。斯二者下之所以承上也。至若

聖明在上。原無籍于人言。而進言者未已也。豈爲哢哢哉。蓋臺諫職言。司馬職兵。司寇職刑。不言則不職。是有不敢。不言之責。且數年壅結。一旦遭逢。二咨題留。奮庸百年。希遇曠典。是當不得不言之時也。此而不濯腸浣肺。獻可替否。縱

聖度包涵。可託緘嘿。而清夜捫心。何堪愧汚。是又操不容。不言之心。于是不得已而有言于

主德清明之際。欲益濟其清明于

朝政粹美之時。欲益臻其粹美。本將順也。未免推廣其端。本宣揚也。乃至預杜其萌。則獻言之心。獨苦矣。故體下之

心。茹納之所望于

當宁者。亦有二焉。

人君其尊則天。其明則日。其喜則和風。淑雨。其怒則雷霆。迅雷。故以艸。埜視明。廷則言難以庸。職視

聖主。則言更難。即形之章。牘欲言者。十不得其七。倘使之。面奏所言者。十不得其三。今

皇上勵精聿始。圖治正殷。方且臨御日親。召對日舉

尊嚴之下。少有逆耳。誰不神懾而意沮乎。且

溫旨而詢。

和顏而受。固受言之第一義矣。是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一 三
陛下之威宜睿也。管設鐸建鼓，罔非求言。惟揚善隱惡，斯成大智。故人有瑜瑕，言豈無醇駁。惟于數十疏而得一疏，即爲可采之荊菲。于千百言而得一言，是亦可備之藥石。聽其所可聽，以沛江河之決。置其所不可聽，以示山澤之虛。則感荷旃幪者，爭効涓埃。衆思所集，不旣多乎。是兼收之益，宜弘也。斯二者上之所以體下也。如是則上無遺聽而後下無擇言。

明良喜越，風不在唐虞而在今日矣。臣際會明時，不忍自負。因獻一得之愚，而陳其惻款如此。惟陛下留神奉。

聖旨，這所奏進言納諫，有裨交濟之道，知道了，着該部知道。

請免建儲

十五日庚申，大學士方從哲奏曰：適文書房王體軋恭捧聖諭到閣云：朕皇長子年尚幼小，體質清弱，不奈勞煩。明年先開講學，冊立吉典，卿可傳示該部，待釋服之後，擇吉舉行，特諭卿知。欽此。臣捧誦之餘，即宜遵諭傳示，已復思之。自古帝王爲宗社大計，莫不以建儲爲首務。頃

皇上即位之初，首免禮部之請。臣民莫不以爲國家萬年有道之長，恒必繇之。茲奉

明諭臣不勝驚惶無措考

祖宗朝冊立之期

英宗以六歲

孝宗以二歲

武宗則纔周歲未聞年十六而名位未正。豫教未行。如今

日者前

十三年

先帝召

時

元孫

在側竊見丰采岐嶷已偉然

有成人

向至今日而猶云氣體清弱不奈勞煩且已

前次奉

旨明以遵

遺詔爲言播之四方傳之外國誰不聞且見之赫赫

王言倏然反汗豈所以承先志而示天下信耶况禫服之

制在民間爲二十七月在

朝爲二十七日該部取擇九月初九日之吉已去釋服半

月有餘正與前日之

旨今日之

諭兩相符合其當允

行無疑復望

皇上念大典不可不舉

遺詔不可不遵

明諭不可不信仍照前

旨將欽天擇吉之本即

賜批發刻期舉行上以慰

先帝

先后在天之靈下以荅薄海臣民之望乃

國家幸甚士庶幸甚欽奉

聖諭

臣

謹藏之閣中不敢宣揚于外徒使人心生一番驚

疑諸司增一番奏擾致我

皇上靜攝之中又增一番煩瀆也

漕督王紀奏請釋宗藩克鮮

克鮮疏救御史劉光復

神宗怒其違例越關奏擾逞臆沽名市恩賣直錮繫高
牆五載時年已六十七衰病侵尋髮髯如霜幽囚哀怨
天日慘淡行道淚下至是王總漕請宥之其疏痛切海
內稱快

